

火”的，啥人想到他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救火不救反“放火”，七搭八搭，一定是急昏头了！

我一看，达到预期效果，“点篷”成功。于是信心很足地在台上开始侃侃而谈：“潘虹的确是我老婆，但不是正宗的，而是临时夫妻。呶，潘虹将要主演一部新电影，是描写小市民炒股票的《股疯》。她在电

影中扮演一位公交车售票员，我演她的丈夫。大家说，她算不算我‘老婆’？”

善良的观众恍然大悟，异口同声：“是个。”此时，我不失时机地从口袋里拿出组委会交给我的潘虹写的亲笔信，大声说：“潘虹知道大家赶来看她，要我这个‘临时老公’代她向大家问好。不凑巧，

她今天突然病了，正在医院挂水，很抱歉不能前来。她专门写了一封信，我来读一下……”

应该说是潘虹自己“救了场”，她的那封信写得很真诚、动感情，加上我念得也字字真情。等信念完，观众报以掌声，既表达一种谅解，也是对病中的潘虹的祝福。剪彩完毕后，我与九松合演了独脚戏《尊

潘虹与王汝刚一同参加东方卫视春节晚会。

